

原琉璃河镇的成立与撤销

李志国

1966年6月，我调琉璃河镇工作。这里的乡亲们热情的接纳了我。这里的每条街巷、每座房屋、每块田野都向我诉说着这里的智慧、仁慈、淳朴，善良。正当我踌躇满志，与乡亲们携手共建美丽、富饶的乡镇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突然，一场“文化革命”的政治风暴向古镇袭来，这里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横扫一切”，打砸、抢、抄，的浩劫中，党组织和镇机关，农村及企业单位受到冲击。有的干部被靠边站，被批来斗去。一时社会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古镇也受到了小伤。

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相信，社会的发展总的规律是向前的，“发展的保守时期”是暂时的、困难终将过去，他们对党忠诚，坚守岗位、辛勤劳动，努力抓生产。抵制了“文革”的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因战备的需要，我去了大西北——银川，建设国防工业。人老落叶归根，又回到了故乡，重游琉璃河古镇，目睹了今日的繁荣景象。

45年过去了，定格在这里的乡亲们，有的老人虽已作古，但健在人们，还有那文明的古道，古桥，古河和古代文明，仍在默默地向今天的人们讲述那曾经古镇上的一些“文革”的往事。

当时，房山县委为了活跃城乡经济，加快和推进房山城市化

进程。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早在 1964 年初就开始运作建立城关、良乡、周口店、新镇、琉璃河五镇之事。先由组织部、人事科共同去县机关各单位挑选干部。后因通县“四清”会战和 1965 年第二批“四清”运动，一直到 1966 年二三月份，第二批“四清”运动尾声，结合全县各公社干部的调整，同时配备了五镇的干部。当时因县委常委大都分散在“四清”运动的点上。不便于开会讨论干部的调配任免情况，县团和组织部将调配方给印发案各常委审议，最后三次定案。笔者第一次方案调马安工委，二三方案均是琉璃河镇。“琉璃河镇，辖西个村，即一二街村，三街村”三个居民委员会，即二街居委会、火车站居委会、水泥厂居委会（水泥厂直接主管）。县驻镇企事业单位、学校有琉璃河修配厂、综合社、卫生院、银行、税务、粮食管理所、装卸队、琉璃河中学、水泥厂商店、邮电局。其中党组织关系划归镇管辖的有 7 个。

市驻镇单位有 6 个，水泥厂、窗纱厂、牛角梳社，火车站、铁路中学、建材学校。

全镇共有人口约 9000 多人，其中农业人口约 4000 人。非农业人口约 5000 人。

镇机关地址，在一二街村的后街。人员编制 8 人。镇党委书记穆甫功，镇长王庆春。副镇长隗淑珍。组织、监察委员李志国。宣传委员平国泉。妇联主任张淑兰。共青团委书记徐燕萍。武装部干事赵俊。

镇干部工作包片，穆甫功、平国泉三街村。王庆春、李志国一二街村。隗淑珍、张淑兰分管居委会和民政工作。

当时，镇党委书记穆甫功、镇长王庆春。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党性强，素质高，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每次开会研究工作时，两位领导总是强调说：“农村工作，一定要以粮为纲，吃饭第一，民以食为天”。在谈居民工作时，总是强调要抓好毛著的学习，提高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对镇干部的要求，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防止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穿大褂”式的官老爷。在工作方法上，提出：“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各记各的账，工作创最佳”。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大干一场，努力搞好全镇各项工作的同时，谁曾想到，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以后，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北京城里的红卫兵也杀向了“社会”，到了琉璃河镇。走上街头，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鼓动了一些社会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起来造反，开始了破“四旧”回新。（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社会上一些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认定“阶级敌人”随意进行揪斗，体罚抄家；他们认为是“封资修”，都要被砸烂：有的教师被学生随意批斗。当地的少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也开始了跟风，对所在村、单位的，“五类分子”开始批斗，个别被抄了家。琉璃河铁路中学，本不

是我们管的单位，校长，身有驼背，红卫兵三番五次对他进行批斗，身体难以支持，几次到镇上请求帮助，做红卫兵的工作，我们没敢直接去与红卫兵见面，一方面劝说他正确对待红卫兵小将，一方面让铁路家属委员会的领导做学生家长们的劝说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很快实行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我应邀参加了庆祝会。

1966年10月初，为了分析一二街村的情况，掌控一二街村的形势不致失控，王庆春镇长和我与一二街村的主要干部，一起对该村一些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进行了分析排队，没多久，这一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一些群众中，一下捅了“马蜂窝”，日后王庆春成了，批判对象，还被罢了官，我被一帮群众组织，查要黑材料，经过反复协商，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只把一二街村分析排队情况部分用刀裁掉拿走了，我才幸免，受到批斗。

一次，一二街村，的群众组织，在镇会议室召开王庆春的批判会，有个人上前要去打王庆春，被平国泉给拦住了，之后，镇上的干部却被一些群众组织说成是“保皇派”“逍遥派”，有的组织还嚷嚷要夺镇政府的权.....。一天晚上，一个群众组织要在琉璃河大街，召开批判王庆春大会，平国泉，赵俊，作为陪斗对象，批判会刚要开始，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电轰鸣，狂风暴雨，老天爷一怒之下驱散了批判会，从此再也没有开过他们的批判会。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10条》中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社队之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联,从此琉璃河镇的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所属各单位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加之上海,“一月革命”夺取风暴,农村与城市之间开始了大串联,附近的中学,技校的红卫兵与农村的红卫兵,组织相互串联,相互支援,联合行动,一天晚上,一二街村群众组织的个别头头,利用各学校,红卫兵的无知与意识特点,组织了四五百人,围功了一二街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的家,要抄家揪斗王祥,并列举了他所谓四大罪状:一是旧房山县委和北京市委的黑干将,1962年,王祥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粮食由原来每亩200斤,一跃增加到800斤,由吃反销粮到卖余粮,1965年,一二街节村被评为县市级先进单位,1966年初,曾出席了县市的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受到县委和市委彭真等领导人的接见。二组织建筑队,该村历来有建筑业的习惯,技术力量雄厚,为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组建了五百人的建筑队伍,外出,搞建筑增加村集体和社员收入。三是支持“五行八作”,的技艺人员,发挥各自技艺特长,农闲时间为城市百姓服务,亦可增加收入,四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文革时期,对一些人的分类排队)。因事先得知消息,王祥跑到外地,躲了月余,才免遭一劫,就在同日晚上,还有另外两名干部也受到了围攻。就在王祥出走后,红卫兵和群众还在他家蹲守,弄得家人整天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文革”中，对一个带领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多打粮食，增加农民收入的，农村干部随意揪斗、围攻、抄家，是一种无法无天，践踏法律，无视人权的违法行为，是任何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这是人类文明的暂时倒退。

1967年3月的一天晚上，镇机关召开分析全镇生产工作形式会议，将要散会时，三街村有个群众组织的几个小青年，请示召开批判会的事，我们提前休会，党委书记穆甫功接见了他们，同意他们召开批判会，并向他们提出两点要求。一，要占用业余时间，不得影响生产和工作。二，结合三街村的情况，对大队干部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和体罚，说完，人就走了，群众有事找政府的工作人员，说明他们对政府工作人员们的信任与尊重。然而此事却被镇武装干事，头脑一热，未与领导与其他人商量，擅自与县武装部自作了不实的汇报，将该群众组织的头头刘兰贵抓进监狱，在监狱中呆了十二天，武装部领导经过审问，也觉得无罪，向其承认了错误，道了歉，将人放回。

国家军队的职能，主要是打击国内外的敌人和敌对势力，绝不可对群众，滥用专政。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炮六师的三名解放军，营长单盛山、张排长和李班长。他们到镇以后，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抓生产和工作，调查研究。

他们说：“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不能支一派，压一派，这样越闹越矛盾，只能疏导，劝导作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他们艰苦细致的工作，使紧张局面有了较大的好转，对镇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与支持，深受广大群众们拥护与爱戴。并用我们一起，对镇辖各单位的干部内查外调，帮助镇政府于1968年2月份成立了镇革命委员会，原党委书记穆甫功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常委有李志国、阮淑珍、平国家、赵俊。接着两个村也成立了革委会，各企业事业单位分别成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使全镇的形式有了很大变化。这时，又有铁道兵总部的两位解放军被派到一二街村。下车伊始急忙表态，支持一派，使一二街村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逐步加深。在抓革命，促生产和发展党员中都受了些影响。而三街村的文化大革命比较平稳，这与前述支左人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无关系。

笔者认为，1967年1月23日中央文件：“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造成两派群众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1967年7、8月间一天下午、窗纱厂的几名职工家属哭着跑到镇上，边走边喊“快救人那”“快救人那”来说：“中午后，有一汽车人戴着安全帽，手持棍棒，将厂大门撞开，进厂打伤不少人，打完就跑了，可是，该厂是市属企业，我们和支左的解放军急速骑车赶到现场，又给卫生院打电话，到窗纱厂轮救伤员，由院长赵达带十几名人员和药箱，快速赶到现场救治。那场面惨不忍睹，有的人头破血流，有的被打伤胳膊打伤腿。有的被打伤

在车间，有的被打伤在职工宿舍。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对一些轻伤就地治疗。有的抬到卫生院治疗，对一名死者放到卫生院太平间。对一些重伤者，卫生院因条件所限，我们很是发愁，解放军单盛山同志急中生智说：“老李，我骑车去水泥厂找汽车送往市医院。当时，琉璃河水泥厂两派群众组织也在激战，一进水泥厂大门，两派群众组织用砖石对打在空中乱飞。他凭在战场躲子弹的经验穿过飞石阵，冒着生命危险找来了汽车，（记不清是几辆了）及时把重伤员送到市区医院。回镇后，我一看自行车把上被砸了一道道深深地疤痕。此次武斗，死1人，伤多人。

在“文革”中琉璃河镇还有一项特殊任务，是鲜为人知的。那就是保护好首都南大门进京火车的安全，1967年-1968年间，三天两头夜间组织一些人去火车站候车室检查旅客行李中或身上有没有枪支弹药，这一工作由镇负责组织。琉璃河派出所干警参加，再从镇属企事业单位找些思想好，觉悟高，责任心强的干部参加这一行动。每次去10人左右，检查方法是：先询问从哪儿来到京干什么去？有否携带武器？然后，让旅客自己把行李打开，检查。

1968年6月，房山县革委会通知，琉璃河镇革命委员会主任穆甫功参加会议，会上宣布撤销城关、良乡、周口店、新镇、琉璃河五个镇与所在公社合并，琉璃河镇与琉璃河人民公社。当时为什么要把镇与公社合并，穆甫功同志传达是革委会会议精神时说：“上边说建镇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说“还是人

民公社好。”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所以把镇撤销了。

“文化大革命”中把修正主义当成一根“大棒”，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有人用这根“大棒”想打谁就打谁，想打什么事物就打什么事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如实述说琉璃河镇“文革”历史，不是苟责前人，谨为，寄语后人镜鉴。

如今的琉璃河古镇，街道干净整洁，村民热情好客，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大大改善。

通过大规模地扩建改造和环境治理，高楼栉比鳞次，商铺并肩皆是，村企业方兴未艾，产品行销全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独特的地理位置，八方商贾云集，对人员就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和谐繁荣景象。村内都建起了花园，老年活动中心，村史展览，读书阅报，健身运动等文娱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村民们安居乐业，享受到了与新社区建设的成果，过着有滋有味的幸福美满的新生活。琉璃河镇百姓感言：现在生活多好哇！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延伸阅读

琉璃河古镇历史悠久

琉璃河镇，历史文化悠久，附近有董家林村、黄土坡村商周遗址。有琉璃河古石桥。有岫云观（老公庙）等古建筑。交通四

通八达，地处水陵交通要冲，陆路贯通南北，水陆连接东西。商贾云集，经济繁荣。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人杰地灵。曾经受到了不少文人墨客夸奖和赞许。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321-379）-（303-361），曾游琉璃河，在此地留下一笔鹅传世墨宝。据一二街村老人王祥回忆说：“1950年我在岫云观（琉璃河中学）上小学三年级时，庙的东侧，老公住的东院内北墙写有白底，黑字有一人多高的鹅字。据老人们说那是古人留下的。后来岫云观改成中学后，不知是什么时候把院墙拆掉了。那个鹅字也不见了。”

前些年，笔者从电视上看到有位书法家举着一个鹅字，讲一笔鹅的来历，说：“一笔鹅出自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之手。他在游琉璃河时，见河岸绿树葱郁，叶稠荫翠，碧波涟漪浮光跃金。鱼跃鸟飞，磷光闪闪，白鹅浮游，曲径天歌。稻香人欢，欣欣向荣。王羲之在离开琉璃河时，即给店老板写下一笔鹅字，并言明；”此鹅字抵住店钱。可店家将信将疑，王羲之再三说明，店家转疑为喜，收下了一笔鹅字的墨宝。王羲之告别了店家，兴致勃勃地离开了琉璃河。

琉璃河曾经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1126-1193）间游至此：“见景生情，即兴而诗：“烟林葱茜带回塘，桥影惊人失睡乡。陡起褰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鸳鸯。”作者以象形的笔调，凸显出琉璃河的典雅景色。如今，琉璃河镇，更加灿烂辉煌，已呈现工商，农，林、牧业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